

地址
老關橋北小菜場對面
電話二四一六

郭代表之被毆，固屬我民熱心過度，無秩序之舉動，而原本愛國，在受者且犯而不校，蓋知其不爲個人、一莊舞劍，意在沛公，郭代表爲人受辱，自應爲人挨打也，何居乎汪先生輩

張魚長化妝赴瓊州

(史野)

日本共産党
 中央委員会
 政治部
 宣伝課
 庶務係
 佐々木 清

(瀾狂)

通二

前，名其角部石友三等上山，對峙。日軍卒不敢越雷池一步。及第四師徐廷瑤部接防，

爆購行

遭殃及矣。庸人自擾、於斯亦可想見當時日寇之喪膽亡魂、草木皆兵矣。

(潮怒)

理三關在過去時常...

二、

數 碼

總 經 理

烟台啤酒爲國貨中之翹楚最足以使愛國士志

木

空，大澈大悟，語語青山之老
大荒山之頑石，自識其生
山來也。一僧歸隱，纔過莊
後游林下，至五十年，即寶玉
視破世惟是或沈或，期市之言
，并言近日銷印之刪去此數
，與以前人口口光見，口為淫
，其留以玷我眼，不若割去
，一任讀者之目見智見也，余
十歲時，即誦隨園詩，服膺其
之，自後才地日多，與幾，寄
之，自可扶搖直上，而乃意
，也退，三十解組，是其識也。
清華堂，當筆卓寫片折獄
，滿為美談，（當時有戲魚等
行世），是其才也，楚魚案等

前波人做案目，根本上
已不相宜，後便做了案
，一場大禍，便做了五
雲山昇樓電車站旁邊的家
目了，但是我恨不可憐
他，見而時，我總想儘
力周濟他的。

第二個，好像姓陸，太
富人了。從前在什麼小報
館裏混的，因入墮落
的原因，大約是福壽膏

「徐先生！他走近
過來，
下次身沒有錢，
我下錢。」
「你聽說，
戲到十點鐘，我已經心中暗暗歡喜，幸虧
完了。我的車子雖停在
戲館大門，我天天聽我兩毛錢。」

「你了。上一次是舅
天遇到你的，你身
上穿著白色衣服，
現在你穿了大衣了。
他彷彿有日記簿可查，
記得清清楚楚。」

「今天沒帶錢，下
次一定給你。我一
對我說。」


「昨天有一個黑三
，在後台門口守候
你，到散了戲還沒
有找到你，你往那
裏去的？」

「昨天有，一個黑三
，在後台門口守候
你，到散了戲還沒
有找到你，你往那
裏去的？」

「昨天有，一個黑三
，在後台門口守候
你，到散了戲還沒
有找到你，你往那
裏去的？」

說徐

債券，司凡民之祭掃，木工墾
以及傭僕，生佚之，是其
也，賡借後生，愛才若命，賣



說部卮言

(陸濟齋)

爲活，不取非義，猶其餘事。其學本非清代上將，而詩體固不失正宗，爽直而稱。在滿蓋之內，散放各文，灑氣行才，力志豪狂，不使人云亦云。北有引誘良家之輩，讀書，至其行止不檢，此多書畫，無時時，有阿兄壓此名之，以英雅相見，名士風流，爲輕薄子，爲章草書所極鄙之者，不復自諱，愛之者不能諱，諱可也，以此推見紅樓夢中事，實吾中始末，不覺便則陷園之提倡，白是，部湖下宗旨也。寶玉之押家寶，有湖連，更太君之愛寶，有

第二十九回水滸

即張都監之害武松，太尊徐由曲折，轉與當時情勢不合，蓋武松一因匡翼，即張郎父子，亦非大友，而却顯露者，張都監欲害文松，易如反掌，何必大邊圈了，敷衍至於數月之久，始收下手耶。張都監害武松之計策，亦極尋常，初不必定在中秋夜下，亦不必定在武松醉後下手也。然則陷害前之種種補救，尚免欲飲，均可不必，似應刪去，武松被張都監陷害，一經指出，即自譴永作賊，似與武松向日強盜之個性不合，讀者試將此節與武松初至安平寨一節對照，即可知其描寫有不符處。

十字坡與孟州，相距不遠，武松至孟州數月，張青夫婦竟絕未前往探望，乃至武松被害下獄斃命等事，亦一概不知，似於情理未合。

武松蜈蚣一節，與魯知深瓦官寺一節相似，又其孔家莊被擒一節，則與林冲柴家莊被擒一節亦相似，此皆水滸用筆極拙劣處。而聖嘆向稱其善犯何也。

鄭大爺號白面郎君，在水滸有八人中，最爲自淨俊俏，其藉貫則因浙西之蘇州人也。今因是書可笑者，白八強盜中居然有一蘇州人，可笑也。蘇州人以自淨俊俏者，蓋自宋已強盜一可笑矣。

01

(生雲聲)

菜館的服務新發明的功用。

E 旅館的菜師便到一枝香去是地對於西菜，仍是去吃鴻運樓的三不過有一點，鴻了。我們是這們天那一天，吃一略退了給她，說我的手，說怎好意剪髮，賞了僕歐兩怪不得她約我姐。可是結果她

(星景)

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不得不
在籌款，老顏笑道：怪不得
原來龍大人的官星又現了，
「快瞞下來，我先敬你一碗
功，」龍大人笑嘻嘻的一歪身
對面而躺下。老顏一面燒酒，
「你知不知道，趙大人的一太
上又生了一位小公子，兒
弟奔大處，我不禁聯想到一點
龍大人誠用紙說謊，無論何
種設法，唯有子孫，
逃求不得，」老顏笑道
來未免太絕了，「世間沒難事
道，」老顏說到這裏，龍大
道：「我那不專心又笑
余事與誰道，」

「小秘
小說」

神祕先生

(五)

(客秘神)

「這麼說，」真假神祕先生
「那也未必，因為院中規例，祇准睡，不准浴，彷彿是立法
院，司法執行却要借助於大飯店了。」老張回說。
「那麼老兄今夜大概還須預備入浴啊，所以你得趕的匆忙。」
老李緊緊地追問。
「不。兄弟今天還有別的重要事情，你沒有瞧見報紙的廣告
麼？你今晚十點鐘到舍開來，便會知道了。」老張說時，瞧着
時針，已立起身來，準備再會。
「且慢。什麼重要公幹，值得這麼鄭重其事？」老李不放他走。
「吾的終身大事，不是最重要的事麼？兄弟定今天結婚，因
為兄弟生新法，所以一概不發禮帖，祇在報上登了一條廣
告。」老張說時，臉上似乎充滿了神祕的色彩。

(k)

功地人老臉暗的，拿身
而躺下。老顏一面燒香，
「你知麼？這道人的太太
又生了一位小公子，兒
弟高大處，我不禁聯想到你
了。」福祿壽翁，紙糊勝下一點
：龍大人誠心說道：「無論何
種說法，唯有子孫傳，對速求不得，」顏老笑道：
來免太煩了，世間沒難事
專，老顏說到這裏，龍大
道：「我那人不專心講力
道，我那天與他談話，老顏又笑
無奈何，說這話，老顏又哭
來聽從我的主理，或有枯
木逢春，龍大人忙道：「快什
的妻請教老顏。」歪頭，附

「這麼說來，今天早浴佛日。」老李微笑地說。
「那也未必，因為暗中規則，祇能作，不准浴，彷彿是立法
院，司法執行政要借助於大飯店了。」老張回說。
「那麼老兄今夜大概還須預備入浴咧，所以以這樣的匆忙。」
老李緊緊地追問。
「不。」兄弟今天還有別的重要事情，你沒有瞧見報紙的廣告
麼？你今晚十點鐘到舍開來，便會知道了。」老張說時，瞧着
時計，已立起身來，準備再會。
「且慢。什麼重要公幹，值得這麼鄭重其事？」老李不放他走。
「吾的終身大事，不是最重要的麼？兄弟定今天結婚，因
為兄生新法帖，所以一概不發禮帖，祇在報上登了一條廣
告。」老張說時，臉上似乎充滿了神祕的色彩。

萬一給我那個玉太知道了，恐未，暗結珠胎的當兒，便大明大白的迎
必甘休罷。老顏笑道：「這個不必顧慮，到公館裏去，她們便反對，可是本
你們玉太太雖然整齊得緊，還不像已成母了。」

元萬十數皆存總莖總細人時既細准將


確有把握根治生肌散

本院特聘男女專科醫師以歐美各國最新科學無痛方法治瘡陽萎早洩夢遺滑精梅毒下疳白濁橫痃血淋白帶月經異常子宮疾病無倫初起復發一經醫治保可於最短期間完全痊癒永無復發

臨西威路達東飯館對面

說徐

債券，司凡民之祭掃，木工墾
以及傭僕，生佚之，是其
也，賡借後生，愛才若命，賣



說部卮言

(陸濟齋)

爲活，不取非義，猶其餘事。其學本非清代上將，而詩體固不失正宗，爽直而稱。在滿蓋之內，散放各文，灑氣行才，力志豪狂，不使人云亦云。北有引誘良家之輩，讀書，至其行止不檢，此多書畫，無時時，有阿兄壓此名之，以英雅相見，名士風流，爲輕薄子，爲章草書所極鄙之者，不復自諱，愛之者不能諱，諱可憐以推見紅樓夢中事，吾心中始末，不復懷疑。則陷園之提倡白，是部湖下宗旨也。寶玉之押家寶，有湖連而更趨於淫實上，有淫而更趨於之愛寶上。

(一)水滸

第二十九回寫張都監之害武松，太得徐徐曲折，轉與當時情勢不合，蓋武松一因匡其即施恩父子，亦非大友而却顯暴者，張都監欲害文松，易如反掌，何必大邊圈了，敷衍至於數月之久，始收下手耶。張都監害武松之計策，亦極尋常，初不必定在中秋夜下手，亦不必定在武松醉後下手也。然則陷害前之種種補救，尚免欲飲，中可不必，似應刪去，武松被張都監陷害，一經指出，即自諱永作賊，似與武松向日強盜之個性不合，讀者試將此節與武松初至安平寨一節對照，即可知其描寫有不符處。

十字坡與孟州，相距不遠，武松至孟州數月，張青夫婦竟絕未前往探望，乃至武松被害下獄斃命等事，亦一概不知，似於情理未合。

武松蜈蚣嶺一節，與魯知深瓦官寺一節相似，又其孔家莊被擒一節，則與林冲柴家莊被擒一節亦相似，此皆水滸用筆極拙劣處。而聖嘆尚稱其善犯何也。

鄭大爺號白面郎君，在水滸有八人中，最爲自淨俊俏，其藉貫則因浙西之蘇州人也。今因是書可笑者有二人，一曰張都監中居然有一蘇州人，一可笑也。蘇州人以自淨俊俏者，蓋自宋已強矣，一可笑矣。

01

(生雲聲)

菜館的服務新發明的功用。

E 旅館的菜師便到一枝香去是地對於西菜，仍是去吃鴻運樓的三不過有一點，鴻了。我們是這們天那一天，吃一略退了給她，說我的手，說怎好意剪髮，賞了僕歐兩怪不得她約我姐。可是結果她

(星景)

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不得不
在籌款，老顏笑道：怪不得
原來龍大人的官星又現了，
「快瞞下來，我先敬你一碗
功，」龍大人笑嘻嘻的一歪身
對面而躺下，老顏一面燒酒，
「你知不知道，趙大人的一太
上又生了一位小公子，兒
弟奔大處，我不禁聯想到一點
龍大人誠用紙說謊，無論何
種設法，唯有子孫，
遞求不得，老顏笑道：
未免太絕了，世間沒難事
道，老顏說到這裏，龍大
道：我那天不專心又笑
余事與龍道：天不專心又笑

小秘
小說

神祕先生

(五)

(客秘神)

「這麼說，真假神祕先生
那到未必，因為院中規例，祇准睡，不准活，彷彿是立法
院，司法執行却要借助於大飯店了。」老張回說。
「那麼老兄今夜大概還須預備入浴啊，所以你得趕的匆忙。」
老李緊緊地追問。
「不。兄弟今天還有別的重要事情，你沒有瞧見報紙的廣告
麼？你今晚十點鐘到舍開來，便會知道了。」老張說時，瞧着
時計，已立起身來，準備再會。
「且慢。什麼重要公幹，值得這麼鄭重其事？」老李不放他走。
「吾的終身大事，不是最重要的事麼？兄弟定今天結婚，因
為兄弟生新法，所以一概不發禮帖，祇在報上登了一條廣
告。」老張說時，臉上似乎充滿了神祕的色彩。

(k)

功地人老臉暗的，拿身
而躺下，老顏一面燒香，
「你知麼？這道人的太太
又生了一位小公子，兒
弟高大處，我不禁聯想到你
，福祿壽滿，紙祿勝下一點
，龍大人誠心說道：「無論何
對速求不得，顏老笑笑道：
來免須店了，世間沒難事
，老顏說到這裏，龍太
專，我那天不專心講力
道，我那天與那太又笑
無奈事與難題，老顏又笑
來聽從我的主，或有枯
，老顏龍大人忙道：「你什
的妻請教老顏，歪頭，附

「這麼說來，今天早浴佛日。」老李微笑地說。
「那也未必，因為暗中規則，祇能暗，不能浴，彷彿是立法
院，司法執行政要借助於大飯店了。」老張回說。
「那麼老兄今夜大概還須預備入浴咧，所以這般的匆忙。」
老李緊緊地追問。
「不，兄弟今天還有別的重要事情，你沒有瞧見報紙的廣告
麼？你今晚十點鐘到舍來，便會知道了。」老張說時，瞧着
時針，已立起身來，準備再會。
「且慢。什麼重要公幹，值得這麼鄭重其事？」老李不放他走。
「吾的終身大事，不是最要緊的事麼？兄弟定今天結婚，因
為兄生新法帖，所以一概不發禮帖，祇在報上登了一條廣
告。老張說時，臉上似乎充滿了神祕的色彩。

萬一給我那個玉太知道了，恐未，暗結珠胎的當兒，便大明大白的迎
必甘休罷。老顏笑道：「這倒不必顧慮，到公館裏去，她們便來反對，可是本
你們玉太太雖然整齊得緊，還不像已成年了。」

元萬十數皆存總莖總細人時既細准將